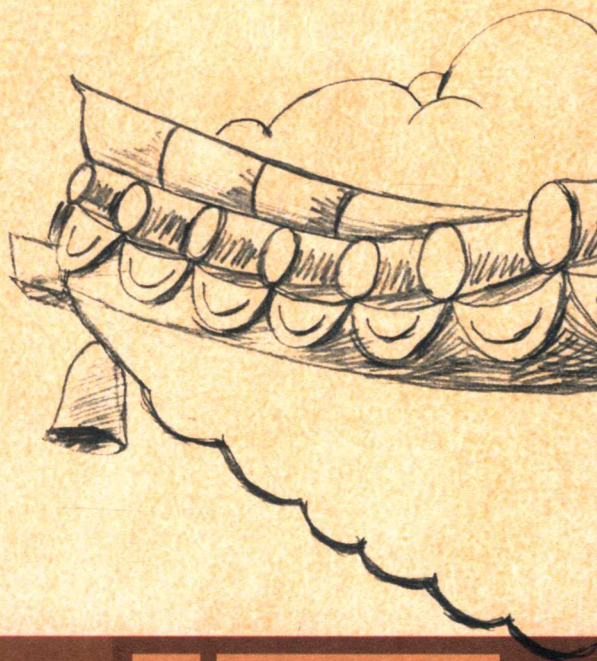


A large, stylized, hand-drawn letter 'C' in a dark, textured ink on a light, textured background. The letter is formed by a thick, dark, textured line that curves around itself,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movement.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surface, possibly paper or fabric, with a warm, yellowish-brown hue. The overall style is artistic and expressive,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and a slightly irregular, organic feel.



# 绝版的抒情

《天涯》人文精品书系

天  
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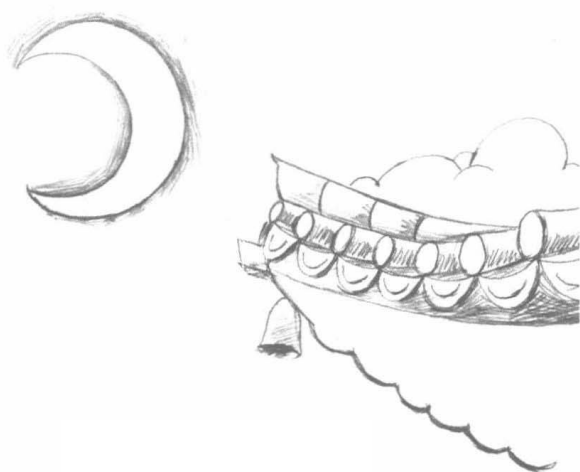
Frontiers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Frontiers

天涯

《天涯》人文精品书系



# 绝版的抒情

JUEBAN DE SHUQING

孔见 王雁翎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版的抒情 / 孔见, 王雁翎主编. -- 北京 :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10  
(《天涯》人文精品书系)  
ISBN 978-7-5154-0634-3

I. ①绝… II. ①孔… ②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5334 号

出 版 人 曹宏举  
策划编辑 梅 一  
责任编辑 李一梅 秦霁政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涧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印张 1 插页 22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 总 序

1996年初，地处海南岛的传统文学期刊《天涯》在著名作家韩少功、蒋子丹的主持下，变法图强，浴火重生，秉持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的宗旨，主张回归中国杂文学、泛文学的传统，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栏目设置、超豪华的作者阵容，在当时沉寂的思想界、文学界投下了一块嶙峋的石头，激起阵阵波浪，被称为“1996年文坛十件大事”之一。

光阴荏苒，这本重生的杂志至今已经走过了二十个年头。二十年来，处于边缘位置的《天涯》，始终保持着深度的人文情怀和强烈的现实关切，以从容中道的姿态，对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大规模开发中的环境生态、底层与社会分化、当代道德状况与精神建设、东方视角与中国道路等诸多问题进行跟踪；同时也以敏感的文学修辞，回应时代的喧嚣与人心的跌宕，得到了知识界与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倾力支持。可以说，时代大潮的每一轮潮汐都在天涯海角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敏感，因而敏锐；关心，因而关注。《天涯》二十年的历史，已不仅仅是一本杂志的历史，有心人可以从中看出，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学潮流的变迁。“《天涯》人文精品书系”立足于当下的知识视角，以专题形式进行精选，企图以杂志二十年的回顾，为中国社会

世纪之交世相与人心的变迁立此存照。书系计有：《我们经验里的时代》《平静的坏心情》《生为女人：性别、身体、欲望、情爱与权力》《蝴蝶发笑》《绝版的抒情》《此情可待：1956—2005年的情书》共六卷。既有知识分子对社会焦点问题的热议，也有草根百姓日记书信等实用文字，更有禁得起时间磨砺的文学创作文本。

回顾二十年的文字过程，我们心存感恩之情。借书系出版之际，我们向二十年来为《天涯》贡献了自己智慧与才华的作者表达由衷的敬意，同时也对《天涯》的读者深致谢意！正是他们之间的精神交集，成就了我们工作的意义。

二十年的时间不算太短，但也不算太长，《天涯》仍在路上，“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谨以此与《天涯》的作者、读者们共勉。

王雁翎

2015年9月1日

## 目 录

### 绝版的抒情

- 002 1991 年的乡间小镇  
/ 李晓君
- 013 土城乡鼓舞  
/ 雷平阳
- 022 遗失的河滩  
/ 梦天岚
- 031 有一些忧伤，有一些浪漫  
/ 杨献平
- 043 绝版的抒情  
/ 江 子
- 047 我们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  
/ 帕蒂古丽
- 054 留在书上的划痕  
/ 安 歌

### 檐上的月亮

- 058 小旅馆  
/ 沈 念
- 063 城西之书  
/ 文 河
- 076 时间段落  
/ 江少宾
- 089 坝上  
/ 袁 瑛

- 100 旧时  
/ 黛 安
- 113 大地公民  
/ 张 羊 羊
- 123 低处的光阴  
/ 王 选
- 138 檐上的月亮  
/ 阿微木依萝

### 无人看见的生活

- 152 无人看见的城市生活  
/ 傅 菲
- 160 100%  
/ 阿 贝 尔
- 173 紧，再握紧一点儿  
/ 朱子青
- 178 合租手记  
/ 塞 壬
- 190 史三原  
/ 第 广 龙
- 199 从毡房到出租屋  
/ 丁 燕
- 218 老努尔旦  
/ 小 七

### 迷恋午后的光

- 236 停顿  
/ 格 致
- 244 与你相望  
/ 杨 沐

- 262 执镜者  
/ 南 子
- 273 安安静静许多年  
/ 杨永康
- 278 迷恋午后的光  
/ 项丽敏
- 288 那条叫沙爽的鱼  
/ 沙 爽
- 298 身心之累  
/ 闫文盛
- 307 虚实  
/ 朱 强
- 316 骊歌  
/ 陆蓓容

## 绝版的抒情

# 1991 年的乡间小镇

李晓君

## 中学

“中学是一个人青春的黑暗史。”当我在 1991 年的南岭乡中学写下这句话后，我从屋子里走出来，仰望山坡上高远的星空。1991 年的夏夜比现在更热、更黝黑，我在屋中待得太久的皮肤上的汗粒，被风吹干。整个校园空空荡荡的，人去楼空。这是个乡村中学，白天它像个赶集场，热闹、喧哗，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现在像个寂静、冰冷的教堂，屋顶的斜坡举向夜空，桦树漆黑的影子像亡故的人的灵魂在黑夜中行走。我一个人走在宿舍外的空地上，手触摸到砖墙的裂缝，抠进去，一些粉末扑簌簌地掉落下来。白天我基本上待在屋里，坐在椅子上，像诗人庞培写的那样：“有时你在上面睡着了它却在下面 / 思考并像你一样 / 不知不觉地老了。”

中学建造在一个山坡上，孤兀、醒目，像水泵房中一件笨重的家什，深深青草掩映着一条狰狞的土路（被雨水冲刷的缘故），桦树和白杨树下，有着碎裂的闪着耀日日光的玻璃和学生随手丢下的肮脏的冰棍纸，奔跑的学生和邮差绿色的单车带起灰黄的尘土。我刚刚师范学校毕业，带着满脑子的幻想、对文学的隐秘的追逐（像暗恋一位从未交谈过的女生），我还不能适应一个需要

面对哪怕是简单的人际交往的社会。我背着一个绿色画夹，手提袋里放着一个黑壳笔记本（哦，那么多羞于示人的诗句，我还要继续它们对生活的记录）。我还不能适应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的转换，当我站在讲台上，捧着教材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我的脸总是莫名其妙就红了，我看到坐在最后一排的女生哧哧地笑着（我的年龄只比她们大两三岁）。我经常收到一些漂亮的卡片，在某个上下午它们被偷偷地塞进我的门缝里。那一年秋天，我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常常瞥见窗台上放着带露水的金色野矢菊，啊，我不能漠视一个乡村女生单纯美好的心思。

我在洗漱的时候，厨房的伙夫周师傅和食堂管理员祥云，正在称量学生带来的大米。在周师傅弯曲的臂弯里，山坡下白亮的细流从田野中流过，在更远处一个叫圳头的村庄里，有他的一个情人（但不止于此），他经常摸黑下到圳头村去，翌日清晨披着消退的星光回到山坡上的学校来。我没有建立起跟祥云的良好关系，这个据说与县教育局有一定关系的聘用工人，喜欢对人颐指气使，在普遍比较厚道的乡村人群里，他身上的市侩气息，像土墙上一块灰白、污秽的塑料雨棚一样醒目。

又一个夜晚，我隔壁刘老师的老婆芸娇钻进了周师傅的被窝。刘老师年届四十，眉清目秀，身材瘦削，是20世纪70年代毕业的师范生，为人柔弱、谦和。刘老师虽长得清瘦，但吃饭来毫不秀气，喜欢离开餐桌蹲在宿舍门口吃。那双被墨水、烟草濡染得分不清颜色的细长手指，捧着一只青瓷大碗，看得出来他的胃口很好。他长期住校，只在每个周六回到另一个乡镇的家中，看望年迈的母亲。而每当这个夜晚，睡在他身边的熟悉的女人，也会在自己的床上消失。周师傅虽然脾气不坏，但看起来完全像个不解风情的粗人。刘老师的老婆芸娇也许喜欢他行伍出身的健壮身躯和满口的粗言秽语，她是个爱听粗话和喜欢与年轻的男教师打情骂俏的人。我也喜欢住校，但每到周六晚上，想起这个时候学校只有三个人，而且一想起他们，便联想到“偷欢”“裸体”这些

字眼，便感到空气中布满了令人窒息的不洁的粉尘。我住校不愿回家，是因为病态地爱上了自己独居的巢穴；而他们，则把积蓄了一个星期的激情，释放在对方灼热的石磨般的身体上。他们在受用着一种被道德谴责但无比刺激的乐趣，而我的孤居是出于对自我的迷恋和对生活无着的幻想。

我对每一位年轻、纯朴的乡村女性抱有好感和幻觉的情爱。我读中学的时候，是在县城，与我现在教书的中学有着很大差别。我曾经幻想与一位乡村姑娘的相爱，在山冈下的溪流旁、在干草堆和枫杨树下，彻夜拥抱和交谈。但是当我真的身处乡间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的心在远方。我坐在黑夜中的椅子上，不停地写诗，但激情未曾在身边的事物上停留。我认定有着一种更高的存在，向我召唤，会将我从卑微、庸常的生活中脱离出来，进入到更抽象但也更为激动人心的事物中。我曾经喜欢过一个人，沉静、娴雅，经常使我彻夜难眠，但除了路上相遇时会心的一笑，我不曾向她表达内心的爱慕之情——我听凭内心的另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引领我从现实的生活中剥离出来，并指向一个未知的远方。我在青春期易患的毛病之一：不低头于眼前，相信未来是更真实的存在。现在，我失眠得更加厉害，我发现自己的傲慢其实是最大的愚蠢，我给远方的女孩儿写过一封求爱信，但像放手于空中的纸鸢，音讯全无，了无踪迹。

学校里不断有年轻的教职工恋爱的消息，与我同时分下来的老师郭春华也加入了这个阵营。他与一位乡财政所的所长一起追求他的师范女同学贺红霞，并且渐渐占了上风，我经常被邀请到他的女朋友的小学去玩。那是一个旧祠堂改造成的村小，晚上显得阴森、恐怖，我突然理解了那些女生读书时死也不肯向那些狂追猛打的男生就范，而刚踏出校门却轻易地被她从前的男同学俘虏的原因——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幻想总是不堪一击。而我仍在游离。我记得那年学校里大约有五六个男教师正在恋爱，对象有村小的老师、厂里的职工、在沿海城市打工的村姑（最后一类的成功率几乎为零）。我记得有一次，这些

老师们的女朋友们都来到了学校，当时县城的舞厅时兴跳舞，我被邀请与大家一起在宿舍前的空地上跳拉手舞，大家兴高采烈，录音机的音乐声一下子吸引了好多学生观看，现在回忆起来，像是隔着百年的时光，令人难以置信。

那一年秋天，我的组诗《读古典名著》在《星星》诗刊发表了。我像是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多少个默默无闻的孤居的夜晚像被一道电光擦亮。我每日在山坡上热切地眺望，等待穿着绿色制服的老李的出现，急切地从他的手中接过信件，像一个热恋的人一样轻度地晕眩、疯狂。

青草在窗外疯长，枯萎，时光寂静，缓慢，我像个抽干墨水的瓶子，在亮着台灯的桌前沉睡。但这平常、枯寂的生活里还是发生了几件戏剧性的事情。

其一是，中途有一位姓陈的年轻女老师，从另外一所中学调到我们学校来了。这是一个长相清秀、开朗活泼的城市姑娘，一度引起学校好几位单身男教师的浓厚兴趣。陈老师与我住在同一栋宿舍，每次从我门口经过，婀娜的身影洒下一地芬芳。说实话，我一开始对陈老师的印象也是不坏的。但没过多久，就有一位中年男子常骑摩托车来她的房中过夜，关于陈的风流韵事也很快在学校的老师中间传播开了。这无疑让这些单身汉们感到深深的失望。有一天深夜，传来一个女人气急败坏的叫骂声，一个场景深深地惊愕了我们：月光下，陈老师夺门而出的赤裸身体在宿舍前奔跑，一个身材高大、体态壮实的中年女人在后面叫骂着穷追不已（她的男人也许还毫无廉耻地在陈老师的床上继续他的蒙头大睡）……第二天，空地上燃烧的灰烬仍在冒着青烟，依稀可以辨出：毛衣、棉被、胸罩、裤袜、口红、坤包，以及多少双看不见的眼睛里的嘲弄和屈辱……

另一件和我有关。有一天，我们学校出现了一个背着巨大行囊的流浪诗人，他向别人打听一个叫“李晓君”的诗人。这是个头发板结状如乞丐的矮个男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我对两个“诗人”之间相遇时应有的表现完

全没有经验，惊慌失措地面对着他。说实话，那一刻我为自己是“诗人”感到耻辱。流浪诗人坐定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给我，上面是我的一位朋友的笔迹，交代我好好接待云云。流浪诗人与我大谈文学和佛学，玄虚之极，使我如坠云里。为不负友人嘱托，我以酒肉待之，忍受着他身上刺鼻的异味让我在我床上留宿，并违心地给他返回的路费。后来才弄清，这个所谓“诗人”，完全是个被文学毒害了的神经错乱的疯子。

这两件事对我的内心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一度使我对身边的女性怀着不信任和不健康的想法；而诗歌，更像一种致幻物，它摧毁了我很长时间建立起的一种内心秩序，使我陷入某种虚空里。

## 乡村医生

乡村医生有一把红得发亮的吉他。每次我看到他坐在床前弹奏，都会误以为他是个校园歌手。他弹得不很专业，但很深情，粗黑的长发遮掩着半垂的脸，贴着胶布的手腕有节奏地敲打着颤抖的琴弦，空气里布满了福尔马林的气味和冬天炉火的煤烟味。这个时候，村庄外的行人很少，村口马路结着白白的冷霜，栗树的枝条像被电击的肢体，剧烈地抖动着，冬季的田野上空，云翳灰暗，天空倾斜。

他的诊所在村庄的路口，老远可以看见白色墙面上一个鲜红的十字。通常他的门口聚集着无聊的人们，前来听诊的少妇若无其事地将架在乳房上的红色线衣放下来，目光呆滞地望着门外，而他将听诊器从耳朵上取下来，余温尚存的手拧开笔套，在便笺上奋笔书写。这双手多少次从一个个病体的双乳间抽出来，然后插在口袋里，像害羞的猫头鹰一样窝在暗处。我曾经握过这双白皙、修长的手掌，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更像两个闲人。相对悠闲的职业赋予我们相近的气质，对自由和书籍的共同热爱，使我们成了可以交谈的人。他的桌

上整齐地摆着一些医学书籍和路遥的小说以及一本《东周列国志》。一本人体解剖书已经书页翻卷，封面残缺不整，里面画着许多红蓝圈圈、线条，好几处空白的地方写着同一个女人的名字；有一页绘着女阴的插图旁边，濡染着黄色的斑点。诊所散发着一股潮湿的、腥膻的气味，散发着一个单身汉身上躁动的体味。

他的妹妹，坐在我班上后排爱笑的女生，身体已经呈现出青春期的丰满，每天上课时显得神思恍惚。有时晚自习我去教室察看，走到她身边看到她在了一本笔记本上入迷地写着“诗歌”。当她发现我，急速躲开的眼睛里闪过惊慌和妩媚的笑意。

我是个对学生宽容而随意的人，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做教师。我的生活凌乱、没有方向，对职业缺乏热情，整日在空洞的内心里度过。我还没有尝试过谈一次恋爱，总觉得那是件多么遥远而不现实的事情。我每日坚持写作，但又对自己非常不满意。我的隔壁住着一个不需要教课而领着全额工资的老师，他患有精神分裂症，每日紧闭着房门，房间里经常水流成灾，却能准确无误地踩着钟点到食堂去打饭吃。多年以后，我离开了这个学校，几次在县城的马路上远远看到他，像卓别林一样迈着奇怪的八字步，他看到我时嘴角啾啾着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就走过去了。

周师傅有一些简单但实用的智慧，他用竹片给每位教师做了个牌子，挂在一个小黑板上，要用餐的老师，需要事先把背面写着自己名字的竹片翻过来。我的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邻居，总不会误了自己的口粮，每次都可以看到第一排末尾他的名字：贺凤仪。他的父母多次将他送到吉安市精神病院，每次回来情况都会变得好些，甚至还能和刘老师的老婆芸娇开起玩笑，但总是维持不了多久，便又开始恶化。他原来考取的是一所名牌大学，没有读完，因为精神分裂给送回来了，又不知什么原因安排在这个中学。

我有时会到诊所去，坐在乡村医生肮脏不堪的床上，和他谈论疾病、女

人，或者什么也不谈。我忘了介绍，他有一条残疾的右腿，缘于少年时的一次车祸。他读过高中，高考落榜后复读过两年仍然折戟。而他的妹妹，成绩也是差强人意，但她早已做好读完初中去广东打工的心理准备。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能够做一名老师，他将感到非常满足——他羡慕我有一份稳定的职业，而我却总想着离开。

我们都是生活在病态里的人，对生活失望，又极度自闭，没有缘故地嫉俗愤世。有时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和我患病的邻居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差别。乡村医生三十出头了，还没有成家，以抚摸病人的乳房为乐事，他的脸苍白、猥亵，内心一定沉淀着许多的阴暗。平常他是个默不作声的人，是个喜欢干而很少说的人。房间里唯一的窗户冬天紧闭，呼呼叫的北风被拒之门外，仿佛里面是个与乡村无关的世界，但总会有急迫的敲门声让他从床上惊醒过来，翻身坐起，套上那件（仿佛多年未洗的）白大褂，翻开病人的眼皮、查看舌苔、熟练地将听诊器套上耳朵、镇定而严肃地询问。那样的时刻，在我眼中他看起来像个陌生人，仿佛从一种呆滞的氛围里抽身出来，一根将枯的枝条重新焕发了弹性和生机。

实际上他并无把握处理那些难度稍大的病症，他完全是出于对医学的好奇而自学成才的。他的诊所矗立在村口，只是为了能让村庄感到一丝安慰，看起来似乎能够使局部溃瘍的村庄得到医治，其实完全是自欺欺人。但村庄需要这样一个存在，来缓解对病痛的恐惧。因为整个村庄，包括我和我的邻居、刘老师、刘老师的老婆、陈老师、医生，都是有病的人，都需要得到抚慰和医治。

诊所紧靠着几棵高大的香樟树，其中一棵已经活了上千年，依然枝青叶绿。树的身上挂满了红色的画着桃符的布条，黄昏的时候密密匝匝的乌鸦栖落在树上，将硬硬的樟果撞落下来，噗噗掉在青烟缭绕的祭坛里。医学和迷信，在村庄里并行不悖，就像两种人——留守在村庄的老人和常年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异质的村庄，一个充满躁动而又依然宁静的村庄，

一个铮亮的摩托车、牛仔裤和牛车、破草帽抵手比肩的村庄。乡村医生是为数不多的留在村庄的青年人，他不同于那些烧香迷信的老人，又不同于那些城市打工者。他是个迷失的愤青，又是个旧时代的同流合污者。他眼神的不羁和身上的暮气交织混合在一起——其实他完全是这个村庄里多余的人。他干着这临时的职业，但永难糊口（不像他的弟弟每年从南方打工的城市给家里汇来不菲的现金），对于父辈扛锄下地的生活，他是厌恶的。他在乡间的位置，与我在学校的感受有着相似之处。

从我学校步行到他的诊所，大约需要花费十来分钟，在这步行的途中，我想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

### 单车爱好者

单车记录着一个人青春的梦想、存在的卑微感、对远方小心翼翼的（有时又是激烈的）探寻……一个孤独者，对单车所寄予的情感可以与相恋的人媲美。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家在县城的青年教师（有的教中学，有的教小学），总是周一相邀骑单车去乡下上班。六七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像云翳下炫目的日光，划过空荡荡的乡村公路——这一情景，至今回忆起来，都是一种充盈的感动和幸福。从公路上可以眺望广阔的原野、河流、稻田、隐没的村舍、公路两旁的林梢，太阳洒下和煦、麦芒般的光辉……其间的女孩儿，总是得到男士们得体、细心的呵护，她们的白色裙子在车辐上喇叭花一样被吹起。其中一个眼睛很黑、很大的，是我初中的同学，我曾经去过她的学校，她是个爱整洁的人，铺着塑料地膜的房间一尘不染，墙上张贴着巨幅的林青霞、张曼玉的彩色画报，房间里弥漫着好闻的洗发水的味道——她后来没有嫁给那个她喜欢的男孩儿，而和一个苦苦追她的老师结婚了。

渐渐地，这个单车队伍分裂了，有的是丧失了这种乐趣，有的是有了男